



評 劇

女 婿

禾 呈 改 編



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此劇是根据西戎同志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評劇。

鎖柱和青枝是两个新婚不久的共青团員。鎖柱为响应公積兴修水利改变农村面貌的号召，参加了修水庫。然而，岳母由于不了解青年人的心意，疼爱女婿，只知道一心想将鎖柱叫回家来过节。又叫青枝到工地去找鎖柱。于是青枝用巧妙的方法，說服了母亲。結果全家人一同欢欢喜喜到工地迎接了更大跃进的春天。

女 婿

禾呈改編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官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45印張·18,000字·印数：1—3,5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 10158·194 定价(7)0.09元

时 間：一九五八年冬，春节前几天。

地 点：某农村人民公社。

人 物：鎖 柱——青年社員（共青团員）

青 枝——女青年社員（共青团員）

王老汉——社員，五十岁

王 妻——四十四岁

第 一 場

时 間：夜晚。

地 点：青枝屋內，摆設整洁，頂棚裱糊一新，窗上貼着大紅喜字，墙上高悬毛主席象和結婚証书，这是剛結婚的新房。

〔幕启：青枝在灯下做棉衣。〕

枝：（唱）灯花放蕊光閃閃，

紅艳艳的喜字映眼帘。

結婚証书高高挂，

我和鎖柱成亲整七天。

鎖柱他美滋滋的心里甜如蜜；

我也是羞答答的心里比蜜甜。

爹媽心里更欢喜，

待鎖柱好象宝贝心肝。

終朝每日間寒間暖，

疼女婿胜似亲生儿男。（望窗外落雪）

(夾白)呀，下雪了。

(唱)北風呼呼雪花翻，
鎖柱開會去了大半天。
我給他趕做一件新棉袄，
穿在身上御風寒。
燈下我把鎖柱等。

[鎖柱高興地上。

柱：(唱)鎖柱急忙把家還。(進屋)

枝：你回來啦，外頭雪下的挺大吧？(給柱抖身上的雪)

柱：青枝！你怎麼還沒睡？

枝：等你吶！開啥會這陣才回來？

柱：(興奮地)大躍進！

枝：說話老是囫圇吞棗，到底開的啥會？

柱：(玩笑地)沒有啥。

枝：我才不信呢！好，你不說，我也不問，看你能憋到啥時候！

柱：(笑)嘿嘿！(湊到青枝身邊小聲地)有個小問題，和你研究！

枝：啥問題？

柱：你先說說同意不同意吧？

枝：你先說說啥事。好事我同意，壞事我也能同意嗎？

柱：好事！保險是好事。你說同意，我才告訴你。

枝：(勉強地)好，好，我同意，你說吧！

柱：我說！

(唱)大躍進，歌聲歡，
勞動熱情火一團。
迎新春，過新年，
佳節更把干劲添。
社里剛開動員會，

号召治水又治山。
劈山引进龙泉水，
灌溉万亩好庄田。
我报名参加突击队，
兴修水库去龙泉。
明天就要动身去，
青枝你心中可喜欢？

枝：（旁唱）听说锁柱要去修水库，
青枝心中怎不喜欢。
我们团员应该带头干，
冲锋陷阵要走在先！
怎奈是刚刚结婚他就要走，
也不能在家中过个团圆年。
我嘴里说不出留他的话，
怎禁得心里头有点儿留恋！（青枝想着想着噗哧一声笑了）

柱：（纳闷地）咦？你笑啥？

枝：你知道我愿意吗？

柱：当然你没有问题啦！

枝：（故意地）我不愿意！

柱：你？（他知道青枝跟他耍笑，也一本正经地）你要是那种人，我就不……

枝：你就不什么？

柱：（凑在青枝耳边）我就不娶你了！

枝：看你！（害羞地把锁柱推开，忙打开柜盖，欲给锁柱收拾东西）

柱：（猛然地）哎！妈要不同意怎么办？

枝：哎呀！我还真把她忘啦！我妈那个脾气还真难说服呢。（玩笑地）她疼你呀，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她常

对外人說：(学母亲样子)咱女婿鎖柱，从小沒爹沒媽，到我家来就是我亲身养的一样……。再說，冰雪寒天的，眼看又快过大年啦，她要听說你去修水庫，准不能答应!

柱：是啊，媽这一关还真不好过!

枝：(想了想)鎖柱，咱們还是先收拾东西，明天想办法跟媽商量。

柱：对!

[二人收拾东西。王妻上。

妻：(唱)对对喜鵲喳喳叫，

寻了好女婿喜上眉梢。

鎖柱他手脚勤快庄稼活好，

长的结实模样俊，百里也难挑。

新社会的“自由对象”可真好，

青枝丫头的眼力果然高!

看着他們小两口恩恩爱爱有說又有笑；

我們老两口子也乐乐呵呵嘴也閉不牢。

見房中灯光閃耀准还没睡觉。

(夹白)也許是鎖柱开会还没回来。

闺女她等女婿点灯把油熬。

我进屋去陪她把唠唠。(欲进屋)

[二人在屋內說話。

枝：鎖柱，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先跟媽談。我看你明天起早就走，干脆不讓媽知道。只要你一走，她願意也得願意，不願意也得願意!

妻：(在屋外自語)好你个死丫头!(又听)

柱：青枝!这样做不好吧?

枝：不怕，有我担着!

〔二人繼續收拾東西。

妻：（唱）想瞞我偷偷走為那條？

（急叫門）開門！

柱：誰？

妻：是我！

柱：（青枝小聲地）壞了，媽來啦！

枝：（向鎖柱使了個眼色，對外高聲地）媽，你有啥事，明天談吧，我睡下啦！

妻：（生氣地）胡說！剛聽見你們談的熱熱鬧鬧的，怎麼會睡下了？（命令地）開開！

〔青枝示意鎖柱快把東西藏起來。青枝開門，王妻入內。

妻：（看柱，焦急地）孩子，你要干啥去？

枝：媽，他啥也不去干！

妻：（瞪圓女一眼）別瞞我，我站在外頭，早都聽見啦！（對鎖柱）孩子，眼看過年了，你就連年也不在家過？你爹還說，今年鎖柱來了，可該過個高興年了。他早就張羅割肉呀，買酒呀。你怎麼能走呢？你要是不聽話走了，你爹回來，我可沒法兒交代！

枝：媽，您聽我說！

（唱）大躍進給今年帶來大豐產，
棉桃似碗大，糧食堆成山。
黨號召我們要把眼光放遠，
鼓干劲再開個更大的躍進年。
社里決定把水庫修建，
萬畝的旱地變成水澆田。
到那時氣死龍王不把雨盼，
自有那龍泉水流入田間。

地似綠鬍河似綫，
家乡变成米粮川。
全社的青壮年都去修水庫，

(夹白)鎖柱要是不去呀，
您不怕人家給提意見？

妻：(唱)別人誰願去我全不管，
反正是鎖柱他不能到龙泉。
咱們社員成千上万，
少去他一个人有啥稀罕！

枝：(唱)人多力量大能倒海移山，
多一人就多把一份力量添！
家家要都象您这样想，
那年才能把水庫修完！

妻：(唱)你們結婚才七天，
鎖柱又是剛轉来的新社員。
論情論理應該照顧，
这个理由能說到天边！

枝：媽，这不能算照顧的理由！

柱：是啊，我又沒灾沒病，这不成个理由。

妻：(急說)孩子，你就不会說你有病？

[一句話把青枝与鎖柱都逗笑了。]

柱：不能撒謊啊！媽，水庫是給咱們自己修的，修好了水庫社里多打粮食……

妻：孩子，不管怎么說，我也是不能讓你走！

枝：媽，您听我往下說呀！(欲說)

妻：(生气地)我不听！(威嚇地)你长大了，不服管了！你願意叫他去，也得等你爹回来和他說，我不管！(气下)

柱：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吧。

枝：不怕！我媽怕我爹，看她說的挺厉害，实际她主不了事。
爹回来說她一頓就沒事啦！

柱：那明天我就走啦！

枝：（坚决地）只管走你的，一切都有我！

〔王妻不放心地复上。〕

妻：（自语地）不行，我还得說几句。（欲进屋）

〔青枝听见脚步声忙把灯吹灭。〕

妻：（自语地）睡下啦？（威胁地）青枝！我跟你說明白，明天你女婿要真的走啦，我跟你沒完！（下）

〔青枝在屋里暗笑。〕

——幕 落

第 二 場

时 間：翌日清晨。

地 点：王家院内。

〔王妻焦急地喊上。〕

妻：青枝！青枝！这个死丫头，真把鎖柱給放走啦！这可怎么办呢？唉！

（唱）天又冷，风又尖，

陣陣北风刺骨寒。

鎖柱出門去修水庫，

我在家中把心耽！

他吃不好来睡不暖，

也不能在家过个年。

老头子回来准得埋怨，
吹胡子瞪眼把臉翻。
唉！千不怨，万不怨，
都怪青枝丫头沒心肝。
等她回来把賬算！

〔王老汉持鞭子上。〕

汉：（唱）买回来农药把家还。

（見王妻）冷嗖嗖的，你站在当院干啥？

妻：哎呀！你可回来啦，咱家出事啦！

汉：啥事？大惊小怪的！

妻：鎖柱上龙泉修水庫去啦！

汉：啥时候走的？

妻：今天早上！

汉：（生气地）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就讓他走啦？

妻：我准知道你得埋怨我，可是，我說話人家不听啊！

汉：你天生是个窩囊廢！你不会对他說，实在要去，等过完大年再走？

妻：我嘴都磨破啦，你閨女在一边大包大攬的……

汉：（瞪眼）你还瞎巴巴啥？給我一边呆着！

〔青枝上。〕

枝：爹，是我讓鎖柱去的。爹呀！

（唱）修水庫保丰产人人喜欢，
青年人报名参加个个爭先。
鎖柱他是团员应该带头干，
女儿我怎能把他阻拦。
你老的工作好全社称赞，
思想上也不能落在后边。

倘若为疼女婿不让他去，
岂不是人堆里留下笑谈？

妻：哼！你满嘴净是大道理！

汉：（旁唱）修水库倒合乎我的心愿，
为保庄稼丰收年。
可女婿不能在家把年过，
我心里有点儿不舒坦。（想了一下）

（夹白）嗯！闺女说的也在理呀！
大跃进党员团员带头干，
件件事情都走在先。
我老汉看着他们心高兴，
从心里佩服党团员。
女婿要不走在群众前面，
他还象个什么团员？（蹲下吸烟，沉思不语）

妻：（旁唱）只见他蹲在一旁不说话，
巴达巴达只顾抽烟。
准是生了闺女的气，
一肚子心火憋在里边。
（对枝）十八九的闺女太缺心眼儿，
谁象你不把女婿挂心间。

汉：（大声地）你懂啥！不懂就少说两句！
〔王妻怔住。〕

汉：青枝，你到社里告诉一声，让他们快点儿把粮食预备好，
我呆会儿就去装车。

枝：哎！（出外，自语地）我爹的思想到底比我妈开通。（笑下）

妻：你也不骂她两句，就这样由着她的性儿？

汉：你少说两句吧！（拿鞭子）

妻：你要上哪儿去？

汉：社里讓我往工地拉粮食。

妻：眼看天要下大雪啦，不能改日再送？

汉：（生气地）你懂啥，不懂就少說两句！工地上那么些人干活，粮送不到叫他們吃啥？你一頓不吃行不行？

妻：（小声嘟囔）就你懂！——哎，你是上鎖柱那儿去嗎？

汉：嗯！

妻：（高兴地）好！你去吧，你去吧！你去了，跟人家领导人好好說說，叫鎖柱回家来过个年。

汉：这事用不着你操心了，你快給鎖柱找件衣服，我給他捎去！

妻：好，你等着。（下）

汉：（自語地）嗯，要求要求讓他回来过年？完了再去？

〔王妻拿件皮袄上。〕

妻：你千万可別忘啦，無論如何叫女婿回来过年，后天就是年三十啦。要是上边不答应，你就……

汉：（不耐烦地）你还有完沒有？真絮叨！（欲下）

妻：哎，你等等！（掏出紙包紙裹的錢）把这两元錢給孩子带去零花。

〔王老汉接錢欲下。〕

妻：（追喊）哎，你再等等！我到屋里取点儿东西。（急下）

汉：真他媽的麻煩！（下）

〔王妻抱一个大厚棉被上。〕

妻：（見无人）走啦？这个死倔老头子！

——幕 落

第三場

時間：当天夜里。

地點：屋內。

〔二幕外，青枝上。〕

枝：（唱）耳听門外車声响，
定是爹爹把家还。
問問他工地情况怎么样，
免得我为鎖柱暗把心悬。

〔二幕开。青枝进屋，王妻上。〕

枝：媽，我爹回来了嗎？

妻：沒回来，你找他有啥事？

枝：（掩飾地）沒事。媽，我睡覺去啦！（下）

妻：唉！天到这咱老头子怎还没回来。

（唱）我眼巴巴地把他盼，
坐卧不宁心不安。
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九，
也不知女婿他能不能回家过个年？

〔王老汉上。〕

妻：（高兴地）你回来啦，吃飯沒有？（下）

汉：吃啦，食堂的飯菜真可口，外帶二两老白干。（打掃身上的坐土）

妻：皮袄和錢都給他啦？

汉：給他啦。

妻：怎么样？

汉：嗨！不得了，这伙子年轻人，没法说，简直是一群活神仙！

妻：怎么啦？

汉：听我说！

（唱）工地上一片灯火耀眼明，

胜似太阳照在当空。

千百面红旗迎风飘动，

人山人海一片歌声。

喊着唱着不觉累，

干劲冲天，活虎生龙。

数九寒天不怕冷，

你争我抢的下到水中。

妻：（急问）下水里干啥？

汉：干活呗！（微笑地）现在的年轻人真怪，什么都不怕，什么事也敢干。工地上那么些青年，听不见有一个叫苦的。我在水库上说了几句天冷，叫锁柱小心别冻着的话，有一个年轻人真不客气，当面顶了我几句，差一点儿下不来台！

妻：我不信他们就那么厉害！我问你，到水里干活有锁柱没有？

汉：嗨，不光有他，他还是个领头人哩！他是突击队的队长。

妻：（拍手打掌地埋怨）你去啦，看见女婿下水，你咋不把他叫回来呀！

汉：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人家正热火朝天地挑战，不管刮风下雪人人下水，还保证今年过大年谁也不回家，我能把女婿给领回来？实话对你说吧，我看到工地上这个情形，逼让他回家过年的话，也没磨得开提呀，我都想不回来啦！

妻：唉！你还能干啥！

汉：（讽刺地）你懂啥！你知道啥叫大跃进？我天天在外头跑，还不如你懂的多！

妻：哼！（瞪了老汉一眼，生气地面冲臀坐）

汉：我睡觉去啦，你在这运气儿吧！（下）

〔王妻转过身来，焦躁不安。〕

妻：（自语地）这可不行！

（唱）冰天雪地天气冷，
寒风刺骨滴水成冰。

身穿棉袄磨磨战，
怎么还逞能下水坑？

万一女婿被冻病，
有个好友谁担承？

明天我去把锁柱找，
说啥也把他领回家中。

（白）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又一转念）哎呀，不行，我也不认得道啊。

我从小没离过咱村里一步，
出门几步我就发蒙。
不知龙泉水库在哪里，
也不知来回共有多少路程。

（白）这可怎么办呢？（想了半天）哎，有啦！

青枝丫头认得道，
我让她跟我一路行。

（白）对，就是这个主意！（又一转念）哎呀，还不行！万一青枝不领我去呢？（想，高兴地）对，我先吓唬吓唬她！（向外喊）青枝！你快来呀！

〔青枝闻声跑上。〕

枝：媽，啥事？

妻：（小聲地）青枝呀，可不好啦！

（唱）你爹回來唉聲嘆氣，
心里一個勁兒疼女婿。
鎖柱他下水里把活干，
只顧遲能不穿棉衣。
一場大病倒在工地，
水米不進昏昏迷迷！
你爹看着眼落淚，
勸他回來他還不依。

枝：（焦急地）真的嗎？

妻：（一本正經地）媽還能胡弄你！

枝：哎呀！

（旁唱）聽說鎖柱他一病不起，
眼冒金花心焦急。
我應該前去把他看望，
順便給他捎点儿吃的。

（夾白）媽呀！

明天我到龍泉水庫，
看看鎖柱他的病去。

妻：對！你應該去一趟！青枝，明天媽也去，咱娘倆兒一塊去。

枝：（為難的）這……

〔王老漢披衣上。〕

漢：誰說鎖柱病啦？（對女）青枝，別聽你媽造謠！（下）

〔王妻蹙眉。〕

枝：噢！原來媽是騙我呀！

妻：(羞恼成怒)什么騙不騙的！你女婿大冬天下水干活，你不心疼？你是去不去吧？你要不去，明天我自己去，我就是爬也爬到工地上，非把他叫回来不可！

枝：(旁唱)媽媽主意已拿定，
非要把鎖柱找回家中。
青枝有心不应允，
怕她前去把是非生。
哭哭啼啼找到指揮部，
吵咧鬧咧，怕鎖柱心不宁。
倒不如我一人前去，
順便看看水利工程，
看看鎖柱身体怎么样，
了却我的心願一宗。
順水推舟假意应允。

(白)媽，我去！

妻：(唱)媽媽沒有白把你疼！

(白)这才是我的好閨女咧！咱娘俩明天鷄叫头遍就动身，咱們早去早回。

枝：媽，您不能去，还是讓我自己去吧！

妻：啥？剛說的一妥百妥，这么一會兒，你就变卦啦？

枝：媽，我沒变卦，您听我說呀！

(唱)龙泉水庫在正东，
来回足有五十里路程。
社里的大車忙没人把咱送，
一路之上全得步行。
一条条河沟一道道岭，
山路崎嶇道不平。